



PENGUIN CLASSICS



企 鵝 經 典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 施尼茨勒 著 高中甫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高中甫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奥)施尼茨勒著;高中甫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801-0

I. ①施… II. ①施… ②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1076 号



Digitized by eGangotri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特约策划: 邱小群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高中甫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0,00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01-0/I · 4628 定价: 29.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梦的故事	1
古斯特少尉	70
埃尔瑟小姐	100
死者无语	159
鳏夫	176
另一个男人	186
导 读	193

梦的故事

1

“二十四个褐色的奴隶在划一只华丽的帆桨大型战船，朝向卡里夫的王宫驶去。阿米基亚德王子身披紫色罩袍，他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甲板上。夜空深蓝，群星密布，王子的目光……”

小姑娘直到现在都在大声地朗读；可几乎是突然间闭上了双眼。双亲相互望了一眼，泛起微笑，弗里多林朝她俯下身子，吻了吻她金色的头发，合上了书，放到还没有整理过的桌子上。孩子像做错了事被当场捉住似的，望了望。

“九点了，”父亲说，“该去睡觉了。”这时阿尔伯丁娜也朝孩子俯下身来，双亲的手在孩子的圆润可爱的额头上碰到一起，都微然一笑，这微笑不再是仅对孩子的，他俩的目光相遇。女仆走了进来，提醒孩子向双亲道声晚安；她服从地起身，把小嘴唇送给父亲和母亲去吻，随后安静地被女仆带出了房间。但弗里多林和阿伯尔丁娜要单独地在吊灯的红色光亮中留下来，他们要把晚饭前突然开始谈起的话题继续下去：参加昨晚的那次化装舞会上的经历。

这是今年他们的第一次节日化装舞会，恰恰还是在狂欢节结束之前他们决定参加的一场舞会。弗里多林刚一踏入大厅，他像是一个苦等方至的朋友，立即就被两个脸上戴红色面具的人拉了过去。他对这两个人一无所知，可她们对他大学期间和从医时代的各式各样惹眼的事情知

根知底。她们热情友好地把他邀入一个包厢，随后作下了许诺，很快就会返回来，而且除掉面具。她们离开包厢，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返回，他变得不耐烦起来，于是前往大厅，希望能重新遇到那两个可疑的人。他费力地四下巡视，但却没有看到她们；可代替她们的却是一个另外的女人意外地挽住了他的胳膊：他的妻子，她刚好离开了一个陌生的人，此人忧郁感伤故作高雅，说话明显有波兰人的重音，倒是令人好感，可一开始他就突然地脱口说了句令人意想不到的混账话，使她受到伤害，甚至是吓坏了她。现在丈夫和妻子坐在一起，十分高兴地都摆脱了一场令人失望的庸俗不堪的假面游戏；不久，他俩就像一对恋人一样，置身其他相爱的情侣中间，在冷餐自助间吃牡蛎，喝香槟，相谈甚欢，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结识似的，进入一场大献殷勤，欲拒还迎，诱惑引逗，允诺顺从的喜剧。随后他们乘车穿过白色的冬日夜晚快速回到家里，相互拥抱在一起，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没有体验过如此炽烈的爱的愉悦了。一个灰色的清晨过早地唤醒了他们，丈夫的工作要求他很早就出现在病床前面，家事和母亲的义务让阿尔伯丁娜几乎得不到较长时间的休息。时间在日常的义务和工作中变得刻板平淡，且都预定下来。刚过去的一夜，开始和结束一样，变得苍白；现在，两项当日的工作已经完成，孩子已经睡觉，没有任何一种干扰来影响他们了。这时，化装舞会上那些影子般的形象，多情善感的陌生人和戴红色面具的两个人又都升起变得栩栩如生；那些微不足道的经历一下子被转瞬即逝的虚幻之光魔法般和令人痛苦的环来绕去。善意的和确是意在言外的问题，狡黠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不断地翻来覆去。两人没有一个愿意离之而去，两者之中没有一人退让，都指出错在对方，他们都感到这是在进行一种温和的复仇。他们夸大了他们在化装舞会上邂逅的陌生人对他们的吸引力，他们嘲笑彼此让对方觉察到的嫉妒，拒绝自己有嫉妒之心。可从这场有关昨夜毫无价值可言的艳遇交谈中，虽是轻松的，他们却进入一场严肃的谈话，涉及那种隐藏起来，几乎预料不到的愿望，它可以搅浑最

清澈和最纯洁的灵魂，能卷起一种危险的旋涡；他们谈及私密的领域，他们几乎感觉不到对这个领域有什么渴望，这种难以把握的命运之风能把他们带往何处，或许只是在梦里。他们彼此都完全是性情中人，属于情感和官能性类型的。他们知道，昨天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触及的一丝冒险、自由和危险的气息；恐惧，自我折磨，一种不体面的好奇，他们试图诱使一个人向另一个坦白，畏葸的更密切的相互靠近，每一个人都在探究某一件事，去思考某一次经历，它是那样无足轻重，它是如此微不足道，闭口不说就是一种表达，对某一件事的真正的忏悔，或许就能把他们从一种紧张和猜疑中解救出来。它已经开始变得不能忍受了。阿尔伯丁娜，尽管她是两人之中最没有耐心的，是诚实的或是善良的，她首先找到一种公开宣告的勇气；她的声音显得有些游移，她问弗里多林，他是否记起那个年轻人，他在上一个夏天的一个晚上坐在丹麦的海滨与两个军官坐在邻桌就餐，就在晚餐期间他收到一封电报，随即匆忙地告别他的朋友离席而去。

弗里多林点了点头。“这个人怎么啦？”他问道。

“我在清晨就见过他，”阿伯尔丁娜回答说，“当时他正好带着他的黄色提包匆忙地上楼。他匆匆地扫了我一眼，但刚登上比我高一两个台阶时，他就停了下来，朝我转过身来，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没有微笑，我更觉得他的面孔显得阴沉，我的情况大概相似，因为我从没有这样激动过。我一整天梦幻般地躺在海滨。如果他喊我的话——我认为我会做的——我不能反抗。我相信我已经准备一切了；你，孩子，我的未来，都献出去，我相信就像作出决定一样，并且同时——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你对我比什么都更珍贵。恰恰在这个下午，你一定还能记起来，碰巧的是，我们是那样亲昵地无所不谈。也谈到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也谈到了孩子，好长时间以来都不再这样了。日落时我们坐在露台上，你和我，这时他在下边的海滨经过，没有朝上看，我很高兴看到他了。我摸着你的额头，吻着你的头发，在我对你的爱中，同时有许多痛

苦的怜悯。晚间我很美，你本人当时就对我这样说的，我腰带上挂了一朵白色的玫瑰花。这个陌生人与他的朋友坐在我们的近旁，这也不是一种偶然。他没有望向我，但是我却起了玩把游戏的念头，于是站了起来，走到他的桌旁，问他：‘我在这，我在等待着，我的情人——带我走。’在这一瞬间有人给他带来一封电报，他在读，面色煞白，向身旁两位军官中年轻的那位耳语了几句话。面带一种谜一样的目光睽了我一眼，他离开了大厅。”

“然后呢？”当她沉默时，弗里多林问了一句，声音干巴巴的。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只知道，翌日清晨我醒来时，怀有某种恐惧不安——尽管此前，他已经动身了，或者此前，他还在这儿——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可到中午他也没有出现时，我呼出了一口气。不要再问了，弗里多林，我已告诉你了全部真相。——并且你在那海滨也经历了点什么——我知道的。”

弗里多林站起身，在房间踱步少许，随后他说：“你说得对。”他站到窗前，脸在暗中。“早晨，”他开始说，声音显得模糊不清，并带有某些敌意，“有些时候，我在你起床之前很早就外出，通常都是沿着海岸散步，经过那个地方；虽说是很早，太阳在海面上却已很亮很强了。那儿的外围海滨有一些小型的别墅，你是知道的，它们自成一个小小世界，有些带有围起来的小花园，有些也只是掩映在森林里，那些洗浴小屋，借助一条公路和一段海滨与别墅分离开来。在那么早的时间里我没有遇到什么人，从来没有看到浴客。可这天清晨，我却突然看到一个女人的形象，她先还是隐约不清，站在沙滩中架起的一间洗浴小屋的露台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手臂伸开身贴紧木墙，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这是一个非常年轻，也许只有十五岁的姑娘，一头松散开来的金发垂落双肩，在一侧覆盖住柔软的胸部。姑娘看着前方，俯视水面，慢慢地沿着墙壁继续滑动，目光垂向另一个角落，突然间她径直地与我面对面；她用双臂紧抓向身后，好像要与它们要贴得更紧似

的。她抬起目光突然间看见了我。她全身颤抖了一下，仿佛要坠落下来或者逃避一样。可由于踏板狭窄，她只是非常缓慢地继续移动，她决定停了下来——她站在那儿，先是面现一种惊恐，随即是一种愤怒，最后是一种尴尬的表情。但突然间她微笑起来，笑得令人感到奇怪；这是一种致意，是的，是从她目光中传达出的一种问候——同时是一种轻微的嘲弄，面带这样的嘲弄，她完全是匆匆地用她的双脚掠过把我与她分离开来的水面。随后她高高地伸直了年轻窈窕的身躯，为她的美貌感到快乐。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她感觉到我目光中的惊艳，激起骄傲和甜蜜的感觉。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在那里，或许有十分钟之久，都嘴唇半开，双眼闪光。我不由自主地向她伸开了我的双臂，在她的目光里是献身和喜悦。但她骤然间剧烈地摇动头部，松开扶在墙上的一只手，命令式地表示，我该离开；当我表示并不想立即服从时，于是她那儿童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请求，一种乞求，这使我除了转身离开没有其他选择。于是我便尽可能快地重新走我的路；我一次也没有去寻找她，不是因为顾虑，因为服从，因为骑士风度，而是因为，我在她最后的眼光中察觉到了这样一种超越所有经历过的感动，这使我陷入一种近于软瘫无力的状态。”他沉默下来。

阿尔伯丁娜目光前视，语调平淡，她问道：“事后你还经常去走这同一条路吗？”

“我刚才给你讲的，”弗里多林回答道，“就是我们逗留丹麦的最后一天偶然发生的。我也不知道，在另外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子。你也不要再问了，阿尔伯丁娜。”

他还一直站在窗前，一动不动。阿尔伯丁娜抬起身来，走近他，她的眼睛潮湿而昏暗，额头有些轻微的紧皱。“这类事情我们今后要立即告知对方。”她说。

他默默地颌首。

“答应我。”

他把她拉到身旁。“难道你不知道吗？”他问；但他的声音仍一直还是生硬。

她拿起他的双手，抚摩它们。用有如蒙上一层薄纱的眼睛望着他。他能据此读出她的思想。现在她在想他的另外的，实有其人的，想的是他年轻时的经历的往事，其中有一些曾向她透露过，因为他乐于屈服她心怀嫉妒的好奇之心，在婚后最初年代把某些东西吐露出来，他经常觉得，原本不如此做更好。在这样的时刻，他知道这会逼使她不得不去回忆起某些东西，当她，如出之梦中一样，说出他青年时代一个情人的几乎被遗忘的名字时，他几乎毫不感到奇怪。可这像是一种责备，这名字听起来对他像是一种轻微的威胁。

他把她的双手靠近他的嘴唇。

“请相信我，每一个女人，即使这听起来也许是套话了，每一个女人，我认为我爱上时，我寻找的只是你。我知道得很清楚，远比你所能懂得的，阿尔伯丁娜。”

她忧郁地微然一笑。“如果我也乐于首先是去寻找呢？”她说，他的目光变化了，变得冷静和不可探究。他让她的双手从他手中滑落，好像他捕捉住她的一种谎言，一种背叛似的谎言；但是她说：“啊，如果她们知道就好了。”她又沉默不语。

“如果我们知道——？你这要说明什么？”

她以少有的生硬口气回答：“差不多是你所想的，我亲爱的。”

“阿尔伯丁娜——那一定有什么你没有告诉我的了？”

她点了点头，面带一种异样的微笑，目视前方。一种不可理解的荒唐的怀疑在他的心中活跃起来。

“我不太懂，”他说。“当我们订婚时，你还不到十七岁。”

“刚过十六岁，是的，弗里多林。可是——”她明亮的眼睛望着他的双眼——“我成为你的妻子时还是处女，那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

“阿尔伯丁娜！”她讲述下去：

“那是在沃特湖畔，就是我们订婚前不久，弗里多林，在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靠在我的窗旁，从那里可以望向一片广阔的草地，我们聊天，在交谈期间我在想，是啊我只是在听，我所想的：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迷人的年轻人——他现在只要说一句话，当然啦，这必须是一句恰当的话，那我就跟他出去到草地上，与他一道散步，随他的意到任何地方——或者到林中去；——或者最美好的是我们一道乘小舟到湖中去——在这一夜，只要他提出要求，那他就能从我这里得到一切。是啊，我是在这样想。——但是他没有说出这句话，这个迷人的年轻人；他仅是温柔地吻了我的手，在翌日清晨他问我，我愿不愿意成为他的妻子。我说愿意。”

弗里多林悻悻地放开她的手。“如果在那晚上，”她说道，“有另外一个人偶然站在你的窗前并想到了那句恰在此时要说的话，比如——”他在考虑，他该叫出谁的名字时，她像抗拒似地伸出了双臂。

“另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他都能说出他要说的——可这对他很少有什么帮助。如果站在窗前的那个人不是你的话，”她朝他莞尔一笑，“那这个夏日傍晚也就不那么美好了。”

他嘲弄地努了努嘴。“你在这个时刻这样说，你在这个时刻也许这样想。但是——”

有人敲门。女仆进来并通报，施拉依弗格尔巷的女管家已来这里接医生，去宫廷参议处，他的病情又变得厉害了。弗里多林起身进入前厅，他从女管家那里得知，宫廷参议员中风情况十分危险；他答应立即前往。

“你要走？”他准备停当正欲动身外出，阿尔伯丁娜问道，声音悻悻然，好像他这是有意跟她怄气似的。

弗里多林几乎感觉到奇怪，他回答说：“我必须去。”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希望不会太坏，”弗里多林说，“直到此前三十毫克吗啡一直能缓

解病情。”

女仆给他拿来皮大衣，弗里多林相当漫不经心地吻了吻阿尔伯丁娜，好像刚才说的话从他的记忆里已经抹去了似的，他吻了她的额头和嘴唇，随即匆匆而去。

2

在大街上他不得不敞开皮大衣。天气突然变得露水重重，人行道上的雪几乎都溶化了，空气中飘浮着即将到来的春天的气息。位于约瑟夫城区的弗里多林诊所靠近公众医院，几乎不用一刻钟就进入施莱依沃格尔巷；不久弗里多林就踏上这座古老房子的弯弯曲曲的楼梯，光线暗淡，他登上三楼，拉动门铃；还在老式门铃响起之前，他就注意到，门只是虚掩的；他穿过没有灯光的前厅，进入卧室，立即发现，他已经来迟了。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绿色的煤油吊灯，它把苍白的亮光投向床上的一条被子。一个羸瘦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躺在下面。死者的脸部一层阴影，可弗里多林能看得清楚，他十分清晰地辨认出：消瘦、满面皱纹、额头隆起，白色的修剪很短的满腮胡须、惹眼的可憎的长满白毛的耳朵。玛丽亚娜，宫廷参议员的女儿，坐在床的一端，双臂无力地下垂，极度疲惫。房间里溢出的是古老家具、药剂、煤油、厨房的气息；也有少许的古龙水和玫瑰香皂的味道。弗里多林也嗅到这个苍白姑娘身上的某种甜得发霉的气味，她还年轻，几个月来，几年来，她一直忙于家务，照顾病人，夜间侍奉，这些辛苦的劳动使她逐渐地变得萎靡憔悴。

当医生进来时，她把目光转向他，可在暗淡的光线下，他几乎看不清她的双颊是否像他从前见到的一样红润。她要站起身来，可弗里多林用手阻止了，她颌首表示致意，双眼大而显得忧郁。他靠近床的一端，机械地摸了摸死者的额头和床单上宽大敞开衣袖里的两只胳膊，随后他轻许遗憾地垂下双肩，把双手插入他皮大衣的口袋里，目光在房间巡视

一番，最后落到玛丽亚娜身上。她的头发浓密，金色，但是干涩无光；脖颈的线条优美，修长，但却有少许的皱纹，泛黄，嘴唇紧闭，像是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似的。

“呐，”他低声并几乎窘迫地说道，“我亲爱的小姐，您大概对此是没有准备的吧。”

她朝他伸出手来。他关怀地握住她的手，按照常规问起死亡弥留过程，她如实地作了回答，随后她谈到最近一段时期病情相对稳定，弗里多林在此期间没有去看过病人。他拽过一把椅子，与玛丽亚娜相对而坐，安慰地劝她，她的父亲在最后时刻几乎没有什么痛苦；之后他问起，是否已通知了亲戚。已通知了，女管家已在去叔叔家的路上，吕丁格博士先生不久就会来的。“他是我的未婚夫。”她补充了一句，她不再直视他的双眼，而是转视他的额头。在这一年中间他在这个家里遇见过吕丁格博士有两次或者三次。那是一个过于消瘦的面色苍白的年轻人，留有修短了的金黄色络腮胡子，戴着一副眼镜，是维也纳大学的历史讲师，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除此并没有激起他更多的兴趣。弗里多林在想，如果玛丽亚娜成为他的情人的话，那她看起来肯定要漂亮得多。她的头发不会这样干涩无光，她的嘴唇会更红润更丰满。她会是多大岁数？他在继续问自己。当我第一次被电话召到参议员这里时，是在三年或四年之前，她二十三岁。那时她的母亲还在世。她有一段不长的时间不是在学唱歌吗？她要 and 这个讲师结婚。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肯定不爱他，他也不是那么有钱。这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呐，一种和其他千百种一样的婚姻，这与我何干。很可能我再不会见到她了，因为在这所房子再也无事可做了。啊，像许多人一样我不会再见到她了，我与那些人的关系比与她更密切得多呢。

就在弗里多林脑子里正转这些念头时，玛丽亚娜开始讲起死者的一些事情，带着某种紧迫性，好像他由于死亡这件简单的事而突然变成一个引人注意的名人了。他真的只活了五十四岁？当然，这么多的忧虑，

这么多的失望，妻子总是受病痛折磨，儿子给他带来那么多的苦恼！怎么，她有一个兄弟？肯定是的。有一次她已经把这事告诉过医生了。现在她的兄弟生活在外国某个地方，在玛丽亚娜的小房间里挂着一幅画，那是他在十五岁多时画的。他画的是一个军官，纵马跃下山丘。父亲总是装作根本就不看这幅画。但这是一幅好画，如果环境良好，他会成就——一番事业的。

她讲得是怎样激动啊，弗里多林在想，她的眼睛是怎样地在闪闪发光啊！发烧？这有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她变得更加消瘦，可能是感冒了。

她仍一直在讲个不停，但他觉得，她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对谁讲呢；或者她是在自言自语。她的兄弟离家出走已经十二年了，是呵，当他突然消失不见时，她还是个孩子呢。四五年前，圣诞节时她从他那儿得到了最后的消息，是从一个意大利小城。奇怪的是她忘记了城市的名字。她还谈了一会儿琐事，根本没有必要，几乎是毫不相干，直到蓦然间她沉默下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双手捧着头部。弗里多林感到疲倦，更感到乏味，他企盼着有人出现，或者亲戚或者她的未婚夫。沉默在房间里令人感到沉重。他觉得，好像死者与他们一道缄口不语；这不是因为他不能讲得再多，而是因为他有意的，并且有些幸灾乐祸。

弗里多林扫了死者一眼，说道：“不管怎么样，事情既来之，则安之，玛丽亚娜小姐，你不必在这幢房子待下去了。”——她稍许抬了抬头，但没有朝弗里多林望去——“您的未婚夫不久就会得到一个教授的职位；哲学学科的前景要比我们医科有利得多。”——他想到，多年前他也在一条科研的路上奋斗过，但他对一种愉快生活的偏爱，最终决定就选择了一份有实用价值的职业；突然间他感觉在出色的吕丁格博士面前低了一等。

“在秋天我们会搬家，”玛丽亚娜平静地说，“他在哥根廷根得到了聘任。”